



〔美〕罗伯特·鲁德伦

杨国庆 田国珍译

71号街幽灵

外国通俗文库

施咸荣 主编



七十二號街幽靈
紹興通子桂林

87.11

清 江 出 版 社

七十一号街幽灵

〔美〕罗伯特·鲁德伦著 杨国庆 田国珍译

《外国通俗文库》出版说明

本文库以选介外国通俗作品为已任，主要移译可读性强并有一定价值的社会、政治、历史、言情、志异、传奇、科幻、惊险、侦探等方面的小说，同时兼及读者面较广的非小说作品，旨在满足广大读者对通俗作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为我国有关专业工作者提供研究借鉴的资料。

责任编辑：宋安群

装 幀：刘绍荟

· 外国通俗文库 ·

七十一号街幽灵

〔美〕罗·鲁德伦 著

杨国庆 等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20.25 插页2 字数 452,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65,000 册

ISBN 7-5407-0234-6/I·186

定价：4.00 元

编者前言

施威荣

英国著名小说家格莱姆·格林称他写的几部惊险小说（如《来自哈瓦那的人》）为“娱乐性小说”（entertainment），本书作者罗伯特·鲁德伦也自称是一个“写娱乐性作品的作家”（entertainer）。的确，惊险小说主要以娱乐读者为功能。苏联的惊险小说常常加上反特的内容，而在西方，惊险小说的内容比较多样化，包括间谍小说、政治小说、犯罪小说，等等，也有把侦探小说与恐怖小说包括在内的。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西方惊险小说的样板，作者鲁德伦有“当代惊险小说之王”的称号。他原是个戏剧工作者，当过演员和演出人，也当过编剧，他曾强调戏剧工作对他创作的帮助，说“戏剧工作者懂得自己必须吸引观众。他比任何人更明白结构的重要性——从一个事件合情合理地转入另一个事件，中间决不容许有一刻失去观众的注意。因为观众一旦不感兴趣，剧院只好关门。”鲁德伦的小说包括一般惊险小说的主要特点：情节曲折离奇，但又合乎情理；故事发展神速（西方有个评论家说“比枪弹还快”），能使读者喘不过气；悬念持续到小说的最后一页。《芝加哥论坛报》评鲁德

伦的惊险小说的特点时说：“冒险、性爱、暴力、阴谋……惊险小说的特点应有尽有。”他的小说往往写一对青年男女（如本书中是一对萍水相逢的情侣）在险恶的环境中共同奋斗，通过共患难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滋长了爱情。

《七十一号街幽灵》原名《伯恩的身份》(Bourne Identity)。原书出版于1980年，是鲁德伦的代表作，出版后曾被美国两个有影响的读书俱乐部选中，仅在1980年4月一月内就重印了六次，曾在《纽约时报》畅销书目栏列为主要畅销书达四十余周之久。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个美国特工人员，曾参加侵越的特种部队，后来化名贾森·伯恩、德尔塔、该隐等，在美国特工机关授意下去诱捕一个国际恐怖组织的头子卡洛斯。他在一次枪战中头部受了重伤，在法国马赛港附近被渔民救起，经抢救后虽然痊愈，却已失去记忆。他有六个月未与组织联系，美国情报机关中了敌人圈套，误以为他已经背叛，竟下令通缉并就地处决他。小说主人公在自己的组织与卡洛斯的党徒们跟踪追击下，与他萍水相逢的情侣玛丽历尽艰险，最后虽然受了重伤，真相终于大白。这虽是一部娱乐性惊险小说，但对西方社会中政治暗杀迭起、特务横行、恐怖犯罪活动层出不穷的黑暗面也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鲁德伦自己曾说：“我是个写娱乐性作品的作家。但是我发现，不论是写滑稽故事或者惊险情节，你总是从一个使你感到不安或者忿怒的观点出发的。我就是这样。我承认我自己创作时心怀忿懑——主要因为有一些狂热分子利用权力在干坏事。”

1987年7月

于北京

目 录

编者前言.....施咸荣

序 幕..... (1)

第一部..... (5)

第二部..... (153)

第三部..... (387)

尾 声..... (639)

序 幕

1975年7月11日，星期五，《纽约时报》头版消息：

据称被逐外交官与在逃恐怖分子 卡洛斯有牵连

巴黎7月10日电——法国今天驱逐了古巴三名高级外交官。此举与正在世界各地侦缉一名化名卡洛斯的据信系某国际恐怖分子网重要人物的男子一事有关。

据说该通缉犯真名为伊里奇·兰米雷士·桑切斯，乃6月27日拉丁区一公寓内两名法国反谍报人员和一名黎巴嫩告密者被杀案的嫌疑犯。

此间及英国警方认为这一枪杀案系某国际恐怖分子大网络所为。在杀人案发生后侦缉卡洛斯的过程中，法、英警方查获几处私藏武器甚多的秘密仓库，从而使知卡洛斯与西德重要恐怖活动团伙有关，并怀疑他与欧洲各地许多恐怖活动有联系。

凶杀案发生后，伦敦、贝鲁特等地先后报告发现卡洛斯踪迹……

1975年7月7日，星期一，美联社辛迪加电讯：

为缉捕凶手布下天罗地网

美联社伦敦电：枪支和女郎，手榴弹和高级服装，鼓鼓的皮夹，前往度假胜地的机票，在六个国家首都的高级公寓——这些，是在世界各地侦缉一名喷气机时代刺客的过程中发现的线索。

侦缉行动开始于巴黎。公寓的门铃一响，那人从门后开枪射杀两名法国情报人员和一名黎巴嫩告密者。已有四名女子在两个国家的首都因有同案嫌疑被拘留，但凶手本人逃之夭夭，据法国警方估计可能在黎巴嫩。

最近几天，据伦敦某些见过凶手的人告诉记者，此人一表人才，举止文雅，受过高等教育，用钱阔绰，衣着入时。

但是据说与此人同伙的男男女女皆系世界上最危险的亡命徒。日本赤军、阿拉伯武装斗争组织、西德巴德尔——曼因霍夫帮、魁北克解放阵线、土耳其人民解放阵线、法国和西班牙的分裂主义者以及爱尔兰共和军临时阵线据云皆与凶手有联系。

凶手所到之处，无论是巴黎、海牙还是西柏林，爆炸、射击、绑架事件频起。

此恐怖分子开始露马脚是在6月27日。一名黎巴嫩恐怖分子吃不住巴黎警方盘问，带两名情报人员来到凶手居室门口。凶手枪杀三人后逃逸。警方发现了他的枪支及记事本，本子里列有“死亡名单”，皆为知名人士。

伦敦《观察家》昨日报道，警方正在寻找一个委内瑞拉律师（共产党）的儿子，想从此人口中取得三人被杀案的线

索。苏格兰警局说，“我们不否认这一消息”，但又说寻找此人只为了解情况，并无对他起诉的打算。

《观察者》说通缉犯名叫伊里奇·兰米雷士·桑切斯，加拉加斯人。法国警方在搜查发生凶案的巴黎公寓套房时发现了四份护照，其中之一的姓名栏内所填即上述姓名。

该报说伊里奇曾就学于莫斯科，能讲流利俄语。

在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共产党发言人说，伊里奇是居住在加拉加斯西面四百五十英里的一个年已七十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律师的儿子，但“父子都不是我党党员”。

该发言人声称不知伊里奇目前下落。

第一部

1

拖网渔船一头栽进黑暗中的怒涛。狂暴的大海象是一只企图从难以通过的沼泽中拚命挣扎出来的怪兽。巨人似的高海浪沉重地冲击着船体；夜空中激起的白色浪花在夜风的力量下象瀑布一样跌落在甲板上。到处都是一种没有生命的痛苦呻吟，木头挤轧木头，绳索互相缠绕，你拉我扯到了断裂的边缘。这头野兽正在死亡。

突然，两起爆炸声穿透了风浪的呼号和船只的呻吟。响声来自随着船身浮沉的昏暗的船舱。一个人从门内冲了出来，一手抓着船上的栏杆，一手捂着肚子。

又一个人跟上来，动作谨慎，但下手极狠。他靠着舱门举起枪又打了一发。随后又是一发。

扶着栏杆的人在第四颗子弹的射击下骤然抬起双手捂

头，身体后仰。拖网渔船的船头突然沉入两个巨浪间的深谷。受伤的人站立不住，扭身向左，双手仍抱着头。船向上一抛，船头和船身大半露出水面，把门口的人扔回船舱，第五颗子弹狂乱地发射了。受伤的人尖叫着，张开双臂乱抓。他两眼已被鲜血和不停扑来的浪花所遮掩，身边没有任何可以抓到的东西，所以他什么也没抓着。他双腿一屈身体往前冲去。随着船身的猛烈倾侧，脑壳受伤的人坠入下面黑暗的怒涛。

他感觉到冷冷的海浪包围了他，吞没了他，将他卷入涡流，在旋涡中将他扭曲，然后又把他托出水面——仅仅是喘一口气，而后又沉入水中。

好烫。这里怎么会有烈火？冰冷的、不断吞噬着他的海水中似有沸水浇着他的太阳穴。可是怎么又有冰？肚腹、两腿和胸口给冰得抽筋似的痛，周围阴凉的海水反而给他带来一种奇异的温暖。他能看到自己的身躯在翻转和扭动，四肢在狂乱地跟旋涡的压力抗衡。他能感觉、想象、看见和察觉恐慌和挣扎——但奇怪的是有一种宁静。这是旁观者的宁静。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虽然知道这些，但基本上没有介入。

然后，另一种恐慌传遍全身。一种压倒灼热、冰冻和旁观者的冷漠的恐慌。他不能顺从于宁静！不，还没有！但是随时都可能达到那个时刻；他不清楚那是什么，但是会来的。已不可幸免。

他猛烈地踢着，紧勾着上面厚厚的水墙，胸部在燃烧。他冒出水面，极力划动着，留在黑色的旋流之上。向上爬！爬！

一个翻滚的巨浪顺应了他的愿望；他在浪峰之上，被泡沫和黑暗所笼罩。还不行。转身！转！

成了。爆炸是剧烈的；他能从海水和风力的击撞声中听到。这情景和声音却是他进入平静的大门。天空的亮光象顶皇冠。在这火的皇冠中，各种形状、不同大小的物体在亮光中飞向外部的黑影。

他胜了，无论如何，他已经胜了。

突然间他又往下沉去，再度进入深渊。他能感到水流冲刷着双肩，冷却着太阳穴上的炽热，温暖着腹部及双腿冰冷的伤口……

他的胸。胸部在疼痛！他又挨了一击——这一击是猛烈的，那么突然和无法忍受，又来了！不要管我，给我宁静。

又来了

他再一次又抓又踢……直等到他摸着了。一件又厚又滑的东西，随着海水在漂浮。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它确实存在而且摸得到，抓得住。

抓住它，它会把你带向宁静，带向黑暗……带向安宁。

晨曦穿过东方的薄雾，闪烁在地中海平静的水面上。一条小渔船的船长，双目布满血丝，手上带着绳索上勒出的血痕，坐在尾部船舷上抽烟，愉快地望着平静的海面。他的目光扫视敞开着舵轮室；他弟弟正在加大油门快速前进；唯一的另一名船员在几英尺以外检查着渔网。他们正为件什么事发笑，这很好；昨晚谁也笑不出来。这场风暴从哪里来的？马赛的天气预报什么也没提；否则他们会呆在海边有遮蔽的地方。他想在黎明时分到达滨海海拉塞恩以南八十公里的捕鱼区，但不想花费可观的修理费作代价，眼下修理什么不贵？

更不消说以生命作代价，而昨夜某些时刻这问题显然需要考虑。

“嗨！哥哥，你累了吧，”他弟弟笑着大声对他说。
“你现在去睡，让我来干。”

“同意，”哥哥回答，把烟头丢到水里，身体滑到甲板一张鱼网上。“稍睡一会儿也好。”

能有个兄弟掌舵真不错。自家的船应当由自己家的人驾驶，目光会更敏锐些。即使是一个说一口和自己粗鲁的语言格格不入的有文化教养的语言的弟弟。简直是发疯！在大学读了一年书，他弟弟就想自己开公司。只有一条多年前曾过好日子的船。神经病！当他的公司昨晚几乎要倾覆的时候，他过去念的书本有什么用？

他闭上眼睛，让他的手浸在甲板上翻滚的水里。海水的盐仍有益于手上被绳索磨破的伤口。这些伤口都是在风暴中绑扎那些不牢靠的设备时造成的。

“瞧，那边！”

是他弟弟在喊。很明显，既然家里人眼睛尖，你就别想睡觉。

“什么事？”他大声问道。

“船头左舷！有人在水里！他抱着个什么东西！一块什么木头。”

船长接过舵轮，把船调到水中那人的右面，关了马达以减少浪花。看上去好似最轻微的冲击也会使那人从他抱住的木板上滑落下去；他苍白的双手象爪子一样紧紧抓住木板的边缘，但身体的其它部分是虚弱的——毫无生气，象已完全溺死，早已离开了这世界。

“把绳子打个圈！”船长对弟弟和船员大声喊，“把绳圈浸入水里套在他的腿上。现在好办了，把绳圈移到腰部，轻轻地拉。”

“往下！掰开他的手，这可能是临死前的挣扎。”

“不。他活着……不过有气也不多了。嘴唇好象还在动，可没有声音。眼睛也在动，可我看他看不见我们。”

“手松开了！”

“把他托起来。抓住肩膀，拉过来。好，现在好啦！”

“我的天哪，看他的头！”船员叫道，“头都裂开了。”

“他一定在风暴中撞到木板上了，”弟弟说。

“不，”船长看着伤口不同意说，“这象剃刀切的那么整齐。是枪弹打的；他挨了一枪。”

“这很难肯定。”

“枪伤不止一处，”船长接着说，他的目光在那躯体上转动。“我们要开往诺阿港岛；它是距离最近的海岛。在海滨路上就有个医生。”

“那英国人？”

“他行医。”

“在他正常的时候，”船长的弟弟说，“在他没喝醉的时候。他为病人的牲畜看病的本领比看病人本身高明。”

“没关系。等我们到的时候，他也许已成了具尸体了。倘若他命大能活下来，我还要他付汽油钱和错过这次捕鱼机会的损失费。去把急救箱取来，我们把他的头包扎起来，不管这样做有多大用处。”

“瞧，”船员叫起来，“看他的眼睛。”

“眼睛怎么啦？”哥哥问。

“刚才那眼睛是灰色的——象钢缆一样灰。可现在变蓝

了！”

“太阳光亮了，”船长说，耸了耸肩。“要不就是你的眼睛在耍弄你。反正一样，在坟墓里可没有颜色。”

一条条渔船的汽笛声和海鸥尖锐刺耳的不断叫声交错在一起，一如往常在水面回响。傍晚，西边的太阳象一团火球，没有风，天气闷热。码头上，面对着港口有一条石子路和几所墙头斑驳的白色房屋，间隔着干燥沙土中长出来没经过修剪的杂草。游廊残留下来的部分是用随便插入的几根木桩支撑起来修补过的格子框架和破碎灰泥。几十年前，居民有过一段好日子，当时他们错误地相信诺阿港岛会成为地中海上又一座游乐场。可是这一点从来也没有实现过。

每一座房子都有通向大街的小径。但在这一排最后一幢屋子前的小路上行走的人显然要比平时多。这座房子属于一个英国人，他八年前在没有人了解和关心的情况下来到这岛上；他是个医生，岛上也需要个医生。钩子、小刀立刻成了维持生计的手段和剥夺别人生活能力的工具。如果你遇上好日子去看医生，针的缝口不会太坏。另一方面，如果酒或威士忌的气味太厉害，你只好碰运气了。

凑合些吧！总比没有医生强。

但今天别找他，今天没人走这条小路。今天是星期日。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星期六夜晚，医生总是在村里喝得酩酊大醉，然后随便抓个妓女过夜。当然，大家也承认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六，医生的生活规律发生了变化；村里已不见他的人影。但变化也不算太大，一瓶瓶威士忌定期送到他家里；他只是呆在家里。自从那渔船从西奥塔带来那个死多活少的陌生人以后，他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杰弗里·沃士伯医生从睡梦中惊醒，他下巴贴着锁骨，口中的气味冲入鼻孔；味道不好闻。他眨了眨眼睛，调整一下目光，注视着敞开的卧室门。是不是他的午睡被他的病人又一次语无伦次的滔滔话语打断了？不，没有任何声响，甚至外面的海鸥也发了慈悲，安静了；那是诺阿港岛圣洁日，没有渔船进港用它们的捕获物来嘲笑这些鸟儿。

沃士伯看着椅边小桌上的空酒杯和半瓶威士忌。这是一个进步。要是在一个正常的星期日，现在两者都早已空了；前一个晚上的痛苦已被威士忌所驱散。他对自己笑着，再次感谢在考文垂的一位姐姐每月寄来津贴供应他威士忌。她是个很好的女子，贝斯。上帝知道她比能赠与他的还要富裕得多，但他对她的这种做法已经非常感激。总有一天她会停止，她的钱会停止，那时他只好以最廉价的酒来忘记过去，直到不再有任何痛苦。永远。

他已经是注定要接受这一结局了……直到三星期零五天前有一个从海里救上来的半死的陌生人被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渔民送上门来。他们的动机是出于仁慈而不是爱管闲事。难怪他们；这个人挨了枪子儿。

两个渔民所不知道的是，侵入他的躯体——还有头脑——的远远不止是枪弹。

医生瘦削的身躯从椅子里站了起来，摇摇晃晃走向面对港口的窗户。他放下百叶窗，闭起眼睛遮挡阳光，然后眯着眼从百叶窗的夹缝中间观察下面街上的动静，特别是看看什么在响。那是一辆马拉的两轮轻便马车，一家渔民在星期日驱车出游；还有什么其它地方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色？这时他记起在夏季载着游客穿过伦敦摄政公园的那些马车和精心伺